

人生百味

# 没有一条鱼想离开集体

■ 施井然

小河里，有一条鲫鱼，很小，食指般长短。它在游水，先是河中心游，再是河岸口游，游了五六米，向南游去。我在田埂上走着，也看着鱼儿。鱼儿不见怪，继续游水，鱼儿游了一段距离后，不游了。那里有一群与它差不多大小的鱼儿，它们围成一个扇形的模样，在河面上边吸水，边吐纳，河面上全是绿豆般的水泡。小水鱼看见了它们，像是见着了亲人，尾巴一甩，扑哧冲进了群鱼，与其中的一条鱼嘴对嘴，算是照面，就此插入了鱼儿的队伍。等我再次找寻那条小鱼时，我已经分不清哪条是刚才的鱼了。确实一条鱼，只要到了鱼群里，哪一条都像，哪一条都不像。我就放弃了找寻，倒是突冒一个念头：即使是鱼儿，一个与一群在一起的时候，生活与生命都会发生某一种的变化。

所有的鱼，都喜欢与同类在一起。以前钓鱼时也碰到过类似的事情。我在金汇港支流转弯处钓鱼，抛了粉状鱼饵十五分钟，水面就冒起了鱼泡，先是一两个，后来是无数个。我知道，先吃到鱼饵的鱼回去通知同伴了，那里有好吃的，我们一起去。我开始下钩，几秒钟后，一条二两重的鲫鱼被钓起，再下钩，又一条被钓起。我开始嘀咕：见着好吃喊同伴是友情，是共享，有集体主义思想，值得做也值得表扬。被岸上的人钓走，那需要付出生命代价的，不需要前赴后继，集体受难。可是鱼儿继续上钩，毫无畏惧，像是来岸上，要去看看同伴的样子。看着鱼线上晃来荡去的鱼儿，这种集体赴难精神感动了我。我决定不钓了，因为钓不完，也因为不想让一个有着无限团结精神的集体

被团灭，我真的手软心也软了。

我在很小的时候，也被鱼儿不离不弃的行为震撼过。老家西面大河里，每当初夏来临，海山爷叔隔三岔五地捉到五六斤重的大黑鱼。大黑鱼怎么会这么笨？叔叔说，不是笨，是因为太负责任了。大黑鱼生养孩子是一大群一大群的。当它们长到一寸不到的时候，会在河面组合成一个黑鱼群，乌泱泱的一片，非常壮观。叔叔领我到河边，我看见了：黑鱼们紧紧地围成一个圆圈，像小圆桌那么大，不断地向南，或者向北移动着，没有一条小鱼走出这个圆圈的。我们称这样的圈儿叫黑鱼魂。这个“魂”字用得真好，因为有魂，才会有群，假使鱼儿走离了圈儿，就无魂儿可言了。黑鱼魂的下面是黑鱼的父母，它们守护着孩子，它们是家庭的集体的魂儿，而黑鱼幼崽的不离不散，那是兄弟姐妹的团结。而当有人要驱散黑鱼群时，父母就会挺身而出，为了这群孩子，也为了这个大家庭。

天气冷了，鱼儿活动的范围与频率少了许多。上回看到一群乌青鱼，在水面下半米深的水层里游走，前面的都是大长条，最长的可能在一米左右，特别像一艘艘缩微了的潜水艇，稳健而又大胆，隐秘而又坦然，静静地向前游去。在离它们两三米后面，也是一群乌青鱼，身条很小，半尺或者一尺左右。它们顺着前面乌青开出的水道，缓缓地游着，我看着就想起小时候跟着母亲去亲戚家的情形：母亲在前面走，我和妹妹在后面跟着。走了一段路，离开母亲远了，我们就小跑跟上。如此反复，直到亲戚

家。我觉得眼下的那群小乌青就是小时候的我。其实人世界如同水世界，不少人事、鱼事都有相通之处。跟着大人不但有饭吃，还让生命安全得到了保障。乌青鱼在水下游来游去的情景，我经常看到，确实看不到单独出来的一条鱼，除非这条乌青，领受了特别的侦查任务，这是另外一码事情了。

年底，老家过春节，经常会最后的时间里，捉到一只两斤大小的甲鱼。老家人会提醒，再找找，一定还有另一只甲鱼。后来大家在某一处的地方，居然真的捉到了另一只甲鱼。有人说是夫妻，有人说是父子，也有人说是兄弟，反正都是家庭成员，是个集体。有一回老家人在河里捉到了比脚炉盖还要大一半的大甲鱼。大家看到了，说肯定还有一只大甲鱼藏着，再找找，但大家都不愿意去寻找了。说是这样的大甲鱼，应该是爷爷、奶奶级别的，捉到了，却是一件开心少、苦恼多的事情，吃是万万不能吃的。大家可能想到了自己的爷爷、奶奶，都建议放回河里去。后来几个人碰头闲说了几句，领头者大手一挥又一呼：听大家的意见，放回。村上老者将大甲鱼托起，轻轻地放到了河边，岸上所有人屏住呼吸看着。大甲鱼爬行了，慢慢地隐没到了水里，大家都鼓起掌来。掌声持续了一分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

两个人是集体，三个人也是集体，一群人更是集体。离开集体，身边就没有说话的人，就没有同行的人。而当遇上困难，就会智慧欠缺，力量微弱。这个道理，鱼想得清清楚楚，做人的当然是心里敞亮，关键在于践行。



古华风

小镇风采(水粉画)

■ 梅玉

岁月情怀

## 冬日烤雪

■ 潘梅华

冬日，雪落下的声音，像是时间的信使。生在南方，我总也等不来雪。幸好，总会有一首小诗温暖我。

绿蚁新醅酒，红泥小火炉。

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？

——唐·白居易《问刘十九》

傍晚时分，窗外，雪将至未至。屋内，炉火正旺。新酿的米酒，暗香浮动。在等一人来，浅饮低酌。围炉烤火，共饮冬日里的一杯酒。像极了梁实秋的那句：“隆冬之中也还点缀着一些情趣。”听过一个美丽的传说。“在天寒地冻的北极，一说话就会冻成冰。于是，人们只好把‘话’带回家，慢慢烤着听”。我想，这个传说一定来自多情的南方人。心心念念着北极的浪漫，也就有了如此唯美的传说。什么样的话，用什么样的火。火火、武火，火候刚刚好，才是最好的。来自北极的“话”，一定美得像“雪”。那就依着曹韵“把所有关于雪的诗，丢进温酒的炉子一首一首，烤着吃”。

烤雪为诗，就像冬日里的多巴胺，将日子过得温暖而诗意。一个是美丽的传说，宛如一首悠扬的古诗。一个是雪花的心意，悄无声息装点世界。烤雪，大抵配着香茗、红酒、咖啡、炉火、情诗，当然还有亲情，林林总总，总是盼着与你一起品，一起尝。

“冬有冬的来意，寒冷像花，花有花香，冬有回忆一把。”林徽因的冬天，喜欢默啜着茶，在午后的窗前静坐。这样的冬天，是被日光宠爱着的。这样的冬日，回忆又何止一把。那些回

忆就像雪花一样洋洋洒洒。

小时候，每到冬天，我总会跑到院子里，仰起头伸出纤细的手臂缓缓伸向天空，像是要触摸无尽的云端。母亲问我：“你在做什么呀？”我就咯咯笑，说：“我在等雪啊”。雪，终究还是没等来，手却早已冻得僵硬。母亲摸摸我的头，笑着说：“雪，在心里，也在你的掌心里”。母亲轻轻把我的手指一根一根拢起来，小心翼翼放进她的衣兜里。母亲宽大的手掌将我稚嫩的小手整个包裹起来，仿佛要把世间所有的美好都通过相握传递。

母亲的衣兜像一个火炉，小小的、暖暖的，就像是我童年的一个秘密基地，总是为我而留。母亲的手从柔软娇嫩变得坚韧而粗糙，握着岁月风霜，握着我走过了最美的年华，温暖了我的一个又一个冬季。

把雪握在我掌心，去母亲的衣兜里烤雪。衣兜，是我在冬日里永远的眷恋。如今，走在冬日的寒风里，我会心安理得地把手放进老公的衣兜里。右侧那个大大的衣兜，也是最温暖的地方。

从一个衣兜到另一个衣兜，就像是冬日里，等一场又一场雪，心里总会有着极致的美与宁静。

等雪，烤雪，都是一个动作，也是一种心境。晶莹的雪，晴朗的雪。等雪的心事，像雪一样透亮。烤雪的心境，自由而充盈。这便是雪对灵魂的滋养。等雪的人终会继续等花开。

冬天，雪未至。那就在心里烤雪吧。

雪烤了，春天也就来了。

心灵感悟

## 文化瑰宝

■ 杨旻

留农历呢？我想这就是为了传承我们的传统文化。我们的祖先在远古时代就发明了干支纪年法，又将12地支对应12生肖，让每个生命都有美丽的依托和想象。小老鼠活泼可爱，牛则勤奋朴实，老虎勇猛威武，兔子聪明伶俐，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，蛇蜿蜒灵动，无一不美，无一不可爱。细究起来，每一个年份都有其独特的文化内涵，每一种生肖都折射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。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文化瑰宝啊。

民族的就是世界的。2024年12月4日，“春节——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”成功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价：“传统春节不仅有悠久的历史，而且与人类未来发展的重大议题有密切关联。”这标志着春节文化真正走向了世界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2025年春节是第一个名副其实的文化春节。

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，它承载着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憧憬，也传递着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与关爱。在万家团圆时，我们更要思考如何传承和弘扬我们的传统文化，让更多的人了解和认识春节的文化内涵，让这一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，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魅力和价值。

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，让春节成为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。

诗以言志

## 幸福味

■ 钟耀辉

在火树银花的元宵夜里  
五彩斑斓的烟花冲上天  
无数的小星星在空中纷飞  
光彩夺目，夜空瞬间美丽  
充满了节日的喜气  
大红灯笼高高挂起  
彩带上写着一串串的灯谜  
各式各样的花灯迎风摇曳  
今年灵蛇型的花灯最给力

大街上人潮涌动有点拥挤  
欣赏花灯，猜猜灯谜  
五颜六色的花灯在飘逸  
处处是花枝招展的新衣  
人潮中有身穿汉服的美女时隐时现  
似嫦娥悄悄下凡到了人间  
流连忘返地玩着各种游戏

闹元宵，人们个个欢天喜地

欢声笑语之中秩序井然和谐  
玩累了，走进美食街里歇歇  
饿了，扫码后点一下手机  
糯糯白胖的汤圆就送到眼前  
荠菜肉包的馅料特别鲜  
芝麻、豆沙馅的很香甜  
品尝，满嘴吃到了幸福味  
正月十五，欢乐的元宵节  
欢欢喜喜，令人深感惬意

望海阁闲话

## 不放假

■ 王国兴

蛇年大吉，蛇行千里，蛇欢民富，蛇气冲天；喜庆春节，平安康泰，阖家幸福，心想事成……不计其数的词汇，祝福普天华人欢天喜地、幸福安康，欢度蛇年春节。不计其数的词汇，祝愿伟大祖国欣欣向荣，蒸蒸日上、日新月异、国泰民安！

由于工作关系，蛇年首日，我五点起床，出发上班。我推开家门，一股寒气趁虚而入，瞬间寒气挤满了整个客厅。“哎呦，天好冷啊！”我不知不觉张着嘴巴打着哈欠倒退进门。看一下手机，怪不得啊，气温降至零度以下，郊区更冷有冰冻。“我没有假日，出发吧！”我即刻安慰自己，推车而出。然后轻轻关门，也许能够把冷空气关在门外。我扣好大衣领头，戴上头盔，戴上手套，全副武装。

我骑着“小宝马”（自夸小电瓶车）迎着刺骨寒风一路向南。我说全副武装就是不戴口罩，任凭寒气钻进鼻子、钻进喉咙、钻进领窝，一切不在乎，而去坚韧不拔地应对。说来也怪，寒气钻进嘴巴，有点冷甜，寒气钻进喉咙，有点润燥。其实凡事几乎差不多，你怕它，它不怕，你不怕，它怕你。

大清早，风几乎没有，但“小宝马”走过有“呼呼”声。马路两旁的香樟树估摸二十年了，高大粗壮，树冠交错，貌似相拥，威风凛凛。两边树又活像亲密无间的夫妻，手拉手肩并肩，害羞地给马路搭起了绿色蓬帐。又向前眺望，两边半弧形的树枝连接一起，俨然顶起了一片苍穹，没有人行道的马路，更像是无尽头的绿色隧道。在路灯映射下，绿色隧道显示出一块一块、一片一片，黑白相间的斑斓，是那绿意盎然的树叉与那荧光路灯密切配合的百态景象，

是它俩的杰作。

一会儿到了十字路口，红绿灯威严挺拔地屹立在岗位上，规矩矩地站岗放哨。“红绿灯啊，你为什么不放假啊？”我好奇地想：“不能放假啊，你一放假整个秩序井然的交通不就瘫痪了吗？平安春节何从谈起？”我发现红绿灯也是非常的孤独，没有人陪伴，没有人唠嗑，但纹丝不动地任凭寒风吹拂，昂首挺胸地扎根在十字路口，巨狮般的大眼睛炯炯有神，聚精会神地紧盯着路口的四面八方。红绿灯仿佛与我心有灵犀一点通，当我绿灯通过时，像似对我敬礼致意：“蛇年好！”“蛇年春节，万家祥和，离不开不放假的红绿灯，是你们保驾护航，保卫万众平安。”我在想，我在对红绿灯说。

马路上，不如往常，哪怕是早晨电瓶车也多汽车也多，特别在红绿灯那里，总有一长串大小车辆、非机动车和步行者等候通过。然而今天，好似马路为我而开，只身一人行驶在马路上，顿觉孤独寂寞。过了三处红绿灯，过了南奉公路方墩站，总算看到了一辆环卫车风驰电掣般驶过。“唉，总算在这里看见一个人了。”一会儿，我发现靠马路右边有个人。此人我不认识，却认识他的精神。他不是别人就是坚守在这段马路上的环卫清扫工，我清早上班在这条长长的马路上总看到他的身影，不辞辛苦，任劳任怨，积极肯干。他手里握着一把大的竹扫帚，上身穿着醒目的环卫工人的黄制服，头上戴个鸭舌帽，手上戴着一副旧手套，腰里系着一个大花袋，个子不高，却时常把这路扫得干干净净。记得去年特大台风，把树叉刮满马路，我看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把一半马路清扫干净了。

再过了两处红绿灯，我行驶上了一座高架桥。这是一座我上班经过的最高的桥，有时候上到高处，“小宝马”的电池显示器，上面一格就要闪忽几下，估计它有点高处不胜寒。我也理解它，当下坡时就空挡，让它休息一会儿。在高架桥上我仿佛地隐约听到桥在说：“春节对我来说是好事，原本川流不息的车辆都压在我身上，春节让我放假了。”“是的桥，你该放假啊！”我对牛弹琴地说。

又过了几处红绿灯，到了沿钱公路南段终点站（也是起点站）——奉柘公路。在奉柘公路上几乎还是我单人前行，若说作伴的话，那就是奉贤42路公交车。向西再过了五处红绿灯，我的目的地到了，全程约35分钟。此时天还是没有亮，但稍微有点模糊不清，真是黎明前的黑暗。我赶紧卸下戎装，站在空空荡荡的奉柘公路中间段的边上。

此时，天空、大地，好像告别了除夕的欢腾，回归了清澈和宁静，让人感到有种莫名其妙的万籁俱寂的味道。不知为什么，说她静就不服气，一簇簇一团团“嗖、嗖”五彩斑斓的烟花又粉墨登场了，不过，肯定不如除夕的那么疯狂那么猛烈；稀稀拉拉的爆竹声也不紧不慢地响起，不过，肯定不像除夕的那么热烈。我伫立在马路边上，毕恭毕敬地向来时最后一处红绿灯拱手敬礼致敬——不放假的红绿灯蛇年好！

副刊投稿邮箱：  
921393236@qq.com